

中外名人傳

(五十六)

中外名人傳
編輯委員會編撰
王治平主編

敬請指教，歡迎投稿。（稿約見四十九頁）

錢永銘（一八八五—一九五八）

浙江省財政廳長
財政部政務次長
交通銀行董事長
中興輪船公司董事長

留日回國辦滬學會

錢永銘，是早期的銀行家，曾任浙江省政府財政廳長、行政院財政部政務次長、交通銀行董事長、中興輪船公司董事長

錢永銘字新之，浙江吳興人，賦性聰穎，六歲啓蒙，讀書明敏，九歲時已讀畢四書五經，其後由外祖父授以書法篆刻，研習勤奮，卓然有成。十二歲赴上海，入

大儒王培孫所辦的育才書塾攻讀，歷時四年，國學基礎益厚，旋即進入上海之洋行做事，雖與其志趣不合，但工作從未稍懈。約一年後，離家北上，考入北洋大學研

讀財政經濟，畢業後返回上海，與馬相伯、李叔同等人創設滬學會，公開演講倡導科學思想。又創辦補習學校，啓迪民智，發展體育。接著考取官費留學，東渡日本，入神戶高等商業學校鑽研財經，專攻銀行學。在學期間每逢回國省親，必攜帶書籍多冊，作他日參研之用。至一九〇九年學成回國，循例至北京參加歸國留學生考試，因父喪未及考畢即南歸，旋應南京商業專科學校之聘任教授該校，講授銀行學。

創辦上海銀行公會

錢永銘治學勤奮，除財經專業外，其

他文史哲學，無所不窺，尤其對王陽明傳習錄，研究精深，而且身體力行，作為處世治事的根本。

一九一一年，民國肇建，錢永銘受工商總長陳其美之邀約，赴北京任職農工商部，擔任會計科長。陳其美去職，錢永銘亦回上海，和王正廷合作創設捷運公司，經營運輸事業，同時加入上海的學術重鎮南社，鼓吹民主政治。一九一五年應邀參加籌設中國實業銀行，赴東北考察，遍及遼、瀋、吉、黑諸地，親睹東北蘊藏之富，益增其振興實業、富國濟民之志。回滬不久，被任命中國銀行無錫分行經理，但他辭而未就，一心創辦實業。一九一七年，受軍閥戰禍影響，上海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，同時發生擠兌，而當時全國流通的紙鈔皆為兩行所發行，上海為全國經濟樞

紐，倘紙鈔來源枯竭，足以動搖國本。錢永銘臨危受命，出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，協助經理陶湘整頓行務，興利除弊，全面革新，業務不振，信譽恢復。一九一九年陶湘去職，錢永銘膺任經理，翌年，創設上海銀行公會，擔任首任會長，倡議發行證券，設立股市，推動實業全民化，並興建銀行公會會址。當時交通銀行房舍狹小，錢永銘鑒於近代銀行的規模，多美備美奐，剛巧外灘三馬路之德華銀行大廈出售，於是迅即決定購入，作交通銀行新址，使交銀面貌一新。

交銀總座禮讓張謇

一九二二年，交銀總管理處受其他分行虧損拖累，業務一蹶不振，總經理梁士詒罷職他去，主持無人，股東集議，以錢永銘主持上海分行成就卓越，舉荐為總經理。但他謙辭，舉南通張謇為總經理，自為協理，張謇聲望崇隆，長居鄉里，行務由錢永銘代行。總行設在北京，為北洋政府首都所在地，官僚積習甚深，泄沓成風，銀行領導人，豪奢過當，軒車華屋，比埒王侯。錢永銘不隨流俗，大力整飭行務，貪廉儒立，風紀一新，乘敞車、居陋巷

，寒素如常。當時交銀困窘已極，同仁薪水賴借貸挹注，他要求同仁節儉渡日，愛護根本。適時中興煤礦諸公素與錢永銘友善，願以值百萬元的煤斤倉單，供交行作緩急，刻苦綢繆。不數月，而存款激增，信譽復著，反虧為盈。一九二五年，梁士詒重來任職，張謇罷職，梁士詒使人諷刺錢永銘仍任協理，錢答：「我以名望未孚，故請南通張謇出任經理。今南通去而我獨留，人家會怎樣看我？」遂辭職南下，遊歷泰山而歸。是時葉恭綽任交通總長，欲以全國電信局總辦委錢永銘，亦為其堅辭。

創四行聯合準備庫

一九二三年，鹽業、金城、中南及大陸四家銀行聯合出資，創設四行聯合準備庫及儲蓄會，由吳鼎昌擔任主任，至一九二六年組成，錢永銘出任副主任，兼滬庫會經理，事屬四行合營，措置諸多牽掣，錢氏以至誠至公之心，周旋於四行庫會之間，群情翕然，事業日盛，隱然為南方金融界的領袖。上海金融，關係全國命脈，而錢永銘尤為砧石。北伐興師，國民革命軍由武漢順流而下，底定東南，軍需孔亟

，廣東一省無法足供，不得不取給於上海。錢永銘亟力支持，輸供無缺。贊助北伐，厥功至偉。

一九二七年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，古應芬出任財政部長，錢永銘膺選為政務次長，古應芬為國民黨要員，因清黨任務常留廣東，財政部業務由錢永銘代行，初設之時，全部職員僅廿餘人，但皆幹練之才，以為政不在多言，與同人共勉。不久，古應芬回京，錢仍為政務次長，當時有人倡議廢除北京政府的舊公債，錢永銘以為不可，力爭新公債購主，即舊公債的持有人，同屬國民，不應厚此薄彼，國家在用財之際，豈可廢舊債而自失信譽，絕人民報國之來源。於是舊債得以維持不變，續還本付息，而江海關二五庫券及續發之二五庫券，得以推行順利，先後發行一億元，國府軍政需要幾乎全依之為挹注。國府主席蔣中正於是年五月下野，錢永銘亦辭職。

一九二八年，張人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以錢永銘為浙人；又長於理財，聘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。他對於釐卡稅務，規劃整頓，壁壘一新，廉介之風，一時無比，且以省庫節餘，商諸教育廳

於全省各中學及圖書館各置萬有文庫一部，俾益學子治學。是年遭母喪，錢氏遂辭職。一九二九年，膺中興煤礦之聘任總經理。他久居北方，主持交行總管理處時，於中興煤礦業務常有扶助，茲各股東遂以總經理職重要畀之。煤礦位於山東省棗莊，規模宏大，煤質純精，他任總經理後，不逾年而產量突增。中興原有自置輪船為運煤之用，於是乃有中興輪船公司之設，由他兼任董事長。曩大陸未陷共時，中興輪船公司為民營輪船公司之翹楚，錢永銘領導之功不可沒。

支援上海抗日作戰

一九三〇年，國民政府以錢永銘在上海時，曾擔任中法銀行中國董事會主席，在法國政經界有不少朋友，遂任命他為駐法公使，他屢辭不准，但以國內事務羈身，久未赴任，遂解職。一九三二年，日寇侵凌華北，前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留天津，日人處心積慮，欲利用段祺瑞，蔣中正主席遣錢永銘赴津，接段祺瑞南下，使日人計不得售。一九三三年四行儲蓄會的國際大廈落成，樓高廿二層，當時為遠東第一高樓，著名的國際飯店，即設在其中。

此樓亦為錢永銘擊劃督建而成。

一九三五年，日寇侵華日亟，國民政府欲查明日人意向，乃組成赴日經濟考察團，藉通商探虛實，以吳鼎昌任團長，錢永銘為團員之一，抵東京後，會晤日本政要及財經要員，錢永銘每於酬酢之中，曉諭日人以中國之不可輕侮。是年冬，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，統一發行，四行準備庫奉令結束，以十足的現金準備移交給政府。

抗戰期間發展實業

一九三七年六月，錢永銘攜家北遊，適逢七七蘆溝橋事變，小留天津而歸。八二三淞滬戰起，錢永銘在上海與杜鏞等組成地方後援會集合民力抵抗外侮，任財政部供應軍需，救濟難民。上海淪陷後，暫居租界，策畫部署之後，始走香港，自是而武漢、而巴蜀，奔走國事不遑寧處。一九三八年七月，膺任第一屆國民參政員。八月，任交通銀行董事長，設置設計處，負責開發西南各省的經濟，網羅經濟工礦專才，從事計畫。蓋因交行負發展全國實業的使命，諸如長期資金的籌劃、資本市場的建立、實業債券之發行，必賴專才共

同研討，其功用不僅為拓展銀行業務而已。於是雲南昆明的裕滇紗廠、貴州貴陽的貴州企業公司、湖南長沙的裕湘紡織公司等數十家事業即於此時創立，為大後方實業發展的基礎，後來大後方工業由交通銀行扶植者不可勝計。

一九三九年，錢永銘在重慶為躲避日機空襲，常整天在防空洞中處理事務，有一次赴香港途中，兩足忽告麻痺，數日後稍癒，但從此不良於行，是年冬天，上海復旦大學由武漢撤至重慶，錢永銘以董事長兼任校長，擇地北碚，重唱絃歌，教授皆一時上選，作育人材，不可勝計。次年，他又腳政府命居港處理要務，奔波滬港之間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他適先期赴重慶，而當時國家行局總行機構大部在港交行總處，隨他在重慶者不過二十餘人，而後方業務數年間已增設分支行處數十處，人員逾千。總管理處既留香港，無法內撤，他乃重加布序。諸如鈔券之運濟、業務之拓展、帳冊之整理、人員之延攬，不到一月而總管理處工作如常，並對陷區同仁內遷者，存問慰勞，衣物費用使無稍缺。且量其才能，或囑赴渝報到、或就近分派工作，使人無失所，事

中必得當，他視同仁如子弟，同仁亦仰之如父兄。交行業務既隆，放款範疇尤廣，錢永銘爲求資金安全，提倡保險事業，乃於一九四三年創設太平洋保險公司，又在渝設立經緯紡織機器製造廠，其他和交行有關的工礦事業，日益增多。他或任領導，或居董事，或不居名義而從旁翼護。故而言實業者必不離交通銀行，言交通銀行者不離錢永銘其人了。

沉船遇敵重振航業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寇投降，抗戰勝利，交通銀行在陷區者計有：瀋陽、長春、天津、北平、青島、濟南、南京、鎮江、上海、杭州、南昌、九江、長沙、桂林、武漢、廣州、福州等十餘分支行，此外尚有所屬支行及辦事處。海外行處有香港、越南、仰光諸地，亦須次第恢復，錢永銘盡思密慮，分派經理、副理，量才器使。事後他說，所指派人員無不詳察其地地

基礎，業務未嘗一日停頓，推行功令亦無扞格，這些都是錢氏具體的功績。

一九四六年，政府舉行制憲國民大會，錢永銘膺選爲制憲國大代表，參與制憲，獻言頗多。一九四七年，他重組復興航業股份有限公司。抗戰初期，政府爲阻滯日軍進展，曾下令以船舶的沉於重要水道，阻日艦衝越江陰、馬當、寧波、連雲港，計沉船六十一艘，十二萬三千餘噸，使後方得從容部署。勝利後，船公司東主組織戰時船隻損失要求賠償委員會，請政府依議賠償。錢永銘與杜鏞、楊管北、董浩雲等向政府力陳需要，終獲協議，指撥美國船隻勝利型輪三艘、復字型輪八艘，凡十一艘，計八萬噸，不足之數則作爲借款，分期攤還。船主有不願再營航業者，出讓股權，由錢永銘投資補足，於是大功告成，由錢永銘任董事長。

膺選制憲國大代表

民國三十六年錢永銘膺選爲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並任上海新聞報及開北水電公司、中國鹽業公司等機構董事長。是時，國共內戰已熾，然猶作政治協商，錢永銘又任協商代表，僕僕風塵，奔走各

地，明知協商不可能有成議，然而未到絕望，不惜以病軀奔走。未數月，而東北淪失、平津陷落，一九四八年四月，中共軍下江南，上海撤守。錢永銘遂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撤抵香港。是年冬，謁蔣公中正於廣州，力陳年衰，不堪播越，請辭交通銀行董事長之職，未允，乃復居港，而足疾加劇，因仍陸續辭去各職事，閉門養疴。

一九五四年春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台北召開，錢永銘自港來台，旋即舉家遷台。公餘重印其師王培孫箋註之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，並撰後記，以誌師恩。一九五八年六月，久病辭世，享年七十四歲。（龔祖遂撰）

曼斯坦 (一八八七—一九七三)

納粹德國陸軍元帥

出身貴族家世顯赫

曼斯坦 (Erich Von Manstein)，納粹德國的陸軍元帥，曾率軍入侵波蘭，閃擊蘇俄，爲首次使用戰車投入大規模作戰的陸軍將領。二次大戰結束後被判刑十八年，於一九五三年出獄。

曼斯坦生於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廿四日，出身普魯士貴族軍官世家，其父李文斯基 (Eduard Von Lewinski) 為砲兵二級上將，他是李文斯基所生的第十個孩子，因出嗣其姨父曼斯坦 (Georg Von Manstein) 步兵二級上將而改姓曼斯坦，兩家均為東普魯士的望族，與後來貴為德意志總統的興登堡元帥也有親戚關係。

幼年的曼斯坦在史特拉斯堡 (Straßburg) 接受五年基礎教育後，於一九〇〇年進入入伍生團接受軍事訓練，一九〇六年結訓後因係貴族身分，編入皇家禁衛軍步兵第三團任見習官，一九一三年進入戰爭學院深造。

一九一四年，他的深造學業尚未畢業，即投身戰場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，轉戰東、西兩線，是年十一月身負重傷，退出戰場養傷。一九一五年傷癒回到軍隊，擔任參謀軍官，索穆河會戰展開時，他被編入新組成的第一軍團，追隨參謀長羅斯堡 (Von Lossberg) 策劃作戰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他一直是作戰參謀，在工作崗位上他所獲得的教訓是步兵損失太大，應尋求新的戰術觀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，結束了普

魯士帝國的陸軍，但曼斯坦的軍職並未失去，他的老上司羅斯堡正主持一個委員會，計畫籌組十萬新陸軍，曼斯坦被召至柏林，充當其助手。根據凡爾賽和約，德國已解散參謀本部，事實上卻是轉入地下，用各種名目繼續存在。

重視研發獲得識拔

一九二九年，德國國防部恢復參謀本部，曼斯坦回到參謀本部主管作戰的第一廳工作，由於他精通法文及西班牙文，公家派他出國考察，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訪問蘇俄，會晤蘇軍將領，並在烏克蘭及高加索地區參加俄軍演習。

一九三四年他升任柏林第三軍區司令部參謀長，一九三五年七月再升任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，一九三六年晉階少將，又升任參謀本部首席副參謀總長。他為何在此一時期升遷特別快？因希特勒已經執政並開始擴軍。

一九三八年，希特勒撕毀凡爾賽和約，揮軍重佔萊茵河，曼斯坦是此一計畫的執行人。德軍重建時期，曼斯坦重視戰車和戰防武器的研發和生產，並得到希特勒的全力支持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，曼斯坦首次接觸希特勒，之後互動頻繁。這是因為陸軍總司令弗德林上將遭免職之故。弗德林去職，曼斯坦也失去副參謀總長職位，改調步兵師長，但因繼任參謀總長的貝克要他留下幫忙，所以師長沒有到職。是日上午希特勒召見他們，面告準備侵佔奧地利。見面時曼斯坦發現希特勒的談話很合邏輯，具有說服力，分析也很正確。

在奧國被佔領之後，曼斯坦就把職務移交給哈爾德，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到李格里茲 (Liegnitz) 去接任第十八步兵師的師長。他不知道哈爾德在那年秋天計畫拘捕希特勒，並把他交付審判，但他知道希特勒與貝克對於捷克問題發生衝突，貝克辭職。

當德國佔領蘇臺德時，曼斯坦任李布軍團的參謀長，到了一九三九年八月，曼斯坦又出任倫德斯特南面集團軍的參謀長，開始對波蘭的戰爭。曼斯坦與倫德斯特可說是天生一對，曼斯坦才智過人，對於一切的細節都不放鬆，而倫德斯特卻是不親細務，以便保持頭腦的冷靜，好來作重大的決定。十月間，波蘭戰役結束，倫德斯特總部移到西線上的科布林茲，部隊改

稱 A 集團軍。

進攻法國初顯身手

一九三九年冬季，希特勒發動對法國的攻勢，原計畫由波克的 B 軍團為作戰主力，由荷蘭南部進入比利時，曼斯坦不同意陸軍總部的計畫，主張出奇致勝，動員裝甲兵迂迴由南面攻擊英法比三國的兵力，由機械化部隊穿越森林密佈的阿登地區，揮軍直進。

希特勒對曼斯坦的主張好奇，於二月十九日召見他，調其出任第卅八軍軍長。三天之後，他的主張被納入作戰命令，結果德軍大勝。

裝甲勁旅閃擊蘇俄

一九四一年二月，曼斯坦調任五十六裝甲軍軍長，屬第四裝甲兵團，受北面集團軍李布上將指揮，攻入俄國，閃擊俄軍，他這個軍轄裝甲師、摩托化師及步兵師各一，向列寧格勒（今彼得堡）挺進，六月二十六日他利用俘獲的俄軍車輛，喬裝俄國傷兵部隊，完整的攻佔杜維納（Dvina）河橋樑。這事使希特勒大為欣賞。不過攻勢不久就發生了困難，由於敵軍抵抗

日益增強，正面日益放寬，而森林和沼澤也使地形日益惡劣。

此時，德軍將領霍普勒、李布、哈爾德、布勞齊區和希特勒之間有許多爭執，曼斯坦官卑職小，無所適從。李布命令霍普勒的兩個裝甲軍分兩路前進，一個指向列寧格勒，另一個曼斯坦軍指向依爾門湖（Lake Imen）。兩個軍終於都陷在森林沼地中，而曼斯坦曾一度被滲入的敵軍所切斷。七月二十六日，當副參謀總長包拉斯視察第五十六裝甲軍時，一肚子怨氣的曼斯坦告訴他裝甲兵力都應從北面集團軍撤出。霍普勒和另一位軍長雷因哈特（Reinhardt）也有此同感。

克里米亞大敗俄軍

一九四一年九月中旬，曼斯坦被調往黑海海岸的尼柯拉夫，接掌第十一軍團，任軍團司令，接替陣亡的蕭貝特（Von Schobert），隨即參加克里米亞戰役，他的任務是把敵軍由裡海岸上南面的兵力向東壓迫，孤立克里米亞半島，救出有潰敗之虞的羅馬尼亞第三軍團。在克萊斯特第一裝甲兵團協助下，曼斯坦所率德軍於十月初在奧希朋柯（Osipenko）俘獲十萬俄

軍，接著曼斯坦就轉向西南，越過七哩寬的皮里柯普（Perkop）地岬，向克里米亞進攻。俄空軍握有制空權，而第十一軍團並無戰車，僅憑裝甲突擊砲支援它的步兵。

這次戰鬥極為艱苦，曼斯坦驅策他的部下拼命進攻，儘管各師都已筋疲力竭，他還是一再要求他們攻擊，經過十天苦戰，終於十月二十八日攻破皮里柯普地岬，又俘獲俄軍十萬人和七百門砲。但當第十一軍團衝入克里米亞時，立即陷入兩面作戰，西面為塞凡堡（Sevastopol），東面是克赤（Kerch）半島。因俄軍享有制海和制空權，似乎可能永久堅守下去。

曼斯坦決定先攻塞凡堡。留下希波尼克（Von Sponeck）的第四十二軍（其中只有一個師為德軍）面對克赤半島，他集中兵力在十二月十七日攻向俄方海軍基地。戰鬥非常慘烈，德軍死傷慘重。曼斯坦的大膽作風受到了挑戰，俄軍不斷增援，塞凡堡轉危為安，希波尼克則處於腹背受敵的威脅，希波尼克遂要求撤退，曼斯坦拒絕批准。希波尼克不聽命令擅自撤退，被判死刑。

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，曼斯坦以三

個半師的德軍，收復了提奧多西亞（Tia. Odosia），俘獲一萬人和火炮二七〇門。在克赤的俄軍在二月到四月間雖一再反攻，均未獲成功。三月二十日，第十一軍團使用一個新的裝甲師發動攻擊，但由於眾寡懸殊，也沒有成功。

作戰計劃大膽作風

四月中旬，曼斯坦晉謁希特勒討論新的攻擊計畫。這一次他決定改變優先順序，先毀滅俄軍在克赤的橋頭堡，然後再進攻塞凡堡要塞。希特勒採納了他的計畫，並告訴他在攻克塞凡堡後，第十一軍團就應越過克赤海峽進入庫班（Kuban）半島，以切斷面對著波克（B集團軍）夏季攻勢的敵軍退路。

曼斯坦進攻克赤的計畫又展現大膽的作風，他抽減西面第五十四軍的德國部隊，集中六個德國和三個羅馬尼亞師的兵力向東面進攻。在李希托芬（von Richthofen）的第八航空軍的支援下，消滅俄軍三個裝備良好的軍團，於七天之內就攻進了克赤城。德軍損失七千五百人，卻俘獲敵軍十七萬人，火炮一千餘門，戰車二五〇輛，飛機三百架。

戍守塞凡堡的俄軍，在德軍的第一次攻擊中已被消滅了三分之一。兩軍數量大致相等，不過守軍據有工事良好的陣地，而德軍必須越過困難的地形進攻。

最後決定勝負的是德國空軍的壓倒性優勢。攻擊在六月七日開始，戰鬥到七月四日才結束。一共俘獲了俄軍九萬人和火炮四六〇門。這次德軍損失共約二萬四千人。

升任元帥率軍北調

由於這次重大的勝利，希特勒把曼斯坦晉升為元帥。塞凡堡戰役後，希特勒突放棄攻擊庫班半島的計畫，決定攻克列寧格勒，調十一軍團北上。到了九月四日，希特勒又用電話促他率部阻止俄軍在多加湖以南突破，曼斯坦帶了六個師，花了三個星期把俄軍擊退。十一月底希特勒又把十一軍團調到維德布斯克（Vitebsk），迎擊俄軍大反攻。

俄軍攻勢凌厲，幾乎改變了德俄戰局，俄軍在史達林格勒圍住包拉斯的第六軍團，十一月廿四日，又在伏爾加河圍住廿師的德軍和兩師羅馬尼亞部隊。希特勒急調曼斯坦救援，使他成了戰場救火隊，並

把十一軍團升格為頓河集團軍，接管B軍團大部分的任務。

頓河集團軍下轄被圍的第六軍團，霍斯的（Hoth）的第四裝甲兵團和何立德（Hollidt）兵團及羅馬尼亞第三軍團，儘管編制浩大，但實際上可用的只有第四十七和四十八兩個裝甲軍。

曼斯坦決定使霍斯的主力，第五十七裝甲軍，從柯提尼可夫（Kotelnikovo）沿著七十哩的西南路線前進，而不用羅馬尼亞部隊和第四十八裝甲軍從齊爾河（Chir）上向東進攻，距離包拉斯的前哨只有三十八哩。這樣他採取了出其不意的行動。這是一項奇襲，但史達林及俄軍統率法希里夫斯基（Vasilievsky）已注意到曼斯坦的企圖，加之德軍集結遲緩，竟被俄軍擊敗。

屯兵不進遭到撤換

德軍殘部由高加索撤回烏克蘭，改稱南面集團軍。此時，希特勒漸對曼斯坦不滿，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軍次查波羅奇（Zaporozhe），已有意撤換他，但曼斯坦提出一個反攻計畫，希特勒改變主意，仍用他率軍反攻。反攻於二月十日開始，成

功的切斷了俄軍先頭部隊，三月十八日收復卡爾可夫和貝爾哥羅兩城，但俄軍大量增援，加之春天解凍，地面泥濘，不利裝甲兵運動，兩軍成膠著狀態。

到了仲夏，俄軍集中戰車三千三百輛，發動庫斯克會戰(Kursk)，希特勒要曼斯坦先攻，但曼斯坦卻希望俄軍先攻，殆其深入後，以裝甲兵殲滅之。俄軍方面史達林也要法希里夫斯基先動手，但法帥及朱可夫力勸史達林忍耐，史達林雖神經緊張，還是接受了指揮官的意見。而希特勒則對曼斯坦不滿，再三催促，曼斯坦卻要求指揮官有作決定的自由。

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，曼斯坦要求撤出克里米亞和聶伯河灣，遭希特勒斷然拒絕。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，希特勒授給他寶劍加騎士十字勳章，宣布由摩德爾接替他的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。希特勒的理由是東線已無大規模作戰的可能，不再需要曼斯坦的長才將另有任用，其實已把他「三振出局」了。

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，曼斯坦再未被起用。戰後曼斯坦被英國軍事法庭判處十八年徒刑，於一九五三年提前釋放，回到德國，渡過餘生的二十年，於一九七三年

病逝，享年八十六歲。(劉先軍撰)

王貫英(一九〇五—一九九八)

現代武訓拾荒行善

王貫英拾荒興業的老人，被譽為現代武訓。畢生省吃儉用，把辛苦拾荒換來的錢用以買書，捐贈給學校、圖書館。並用畢生積蓄建立貫英圖書館，現已改為台北市立圖書館的一個分館。

王貫英生於一九〇五年(民前七年)，卒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，高齡九十三歲。他的朋友說實際上他已九十七歲，當兵時少報了四歲。

王貫英，山東東平人，為農家子弟，從軍十五年，曾參與抗日戰爭及剿共戡亂。從軍前，只讀過四年古書，一九四九年隨部隊撤退來台，不料遭人誣陷、致遭拘禁、管訓，再送往習藝，後來真相大白，無罪開釋。但卻被逼脫去「二尺五」，成了平民。

退伍後，王貫英顛沛流離，無一技之長，謀生不易，流落到台北市漳州街的貧民窟內。一九五五年開始拾荒維生，每日

黎明即起，工作直到天黑，踏著三輪板車，沿博愛路、中華路、武昌街等地，撿拾別人丟棄的破爛，變賣所得，維持最低的溫飽。餘款悉數積存，積存相當數目後，即用來購書，捐贈圖書館、學校或教會，贈書範圍遍及海內外，包括英、德、法、烏拉圭、美、加、澳洲及阿根廷等國家，都是透過中央圖書館及僑委會等單位捐贈，不但嘉惠海外僑胞，也加強了友邦對中華文化的了解。數十年來，他捐書多達五萬餘冊，其中以十三經、廿五史及蔣總統秘錄等傳播中華文化的書籍為最多。

生平心願付諸實現

除捐書以外，王貫英更以開辦圖書館供民眾閱讀，為生平最大心願。憑著他的恆心及毅力，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成立了「私立貫英圖書館」，其前身稱「揚善圖書館」，改名後館址在中華路二段三〇一巷一號之一，產權屬於台北市中正區公所。

開館之日，正是先總統蔣公中正逝世三週年紀念日，顯示他對蔣公的崇敬。他就住在館內一間兩坪大的房間內，房門口懸著他自書的蔣經國嘉言錄：「把民眾利

益福祉放在最前頭，激發自己的每一分光和熱」。房內擺著一張書桌，桌後的櫃子上擺著孔子半身塑像及中華民國國旗和中國國民黨旗。整個圖書館的藏書，絕大部分與中華文化有關，兩任蔣總統的相關著作，隨處可見。裝在玻璃櫃內的一部精裝廿史算是館內特藏。在他臥房的書架上，有：社會各界尊孔運動紀要、擁護蔣總統連任文電彙刊等書，令人意外的還有一本「中國現代情詩選集」。

勤儉興學愛心奉獻

貫英圖書館全盛時期四十多個書架上，藏書十五萬冊以上，館內設有閱覽桌、座位、書櫥、書櫃、報架等設備，成為附近民眾吸取知識、休閒進修的文化場所，對增進社會讀書風氣，提昇市民生活品質，深獲社會大眾崇敬與讚揚。

圖書館創立後，由王貫英捨拾書報雜物等出售所得以維持，這段時間，經常可見他的「興學三輪專車」，掛著「拾荒興學」的標語，穿過台北街頭，有些市民刻意把整箱的書報，送上他的三輪車，但圖書館開支龐大，拾荒所得無法長期支應，乃自一九八二年起，由臺北市政府編列經

費補助，每年有預算十二萬元，以支付水電、電話、清潔等費用，並由市立圖書館代訂期刊、報章，指派約僱服務員一人協助整理圖書資料。惟贈書工作仍由他一點一滴辛勤所積自費購置新書，親自送交中央圖書館國際出版品交換處交寄。數十年來，從未間斷，獲贈機關、學校、圖書館等達九十二所。畢生所獲文教機關贈獎無數，並於一九九六年榮獲總統李登輝頒給「勤儉興學」匾額，以示殊榮。此外，圖書館內也擺滿了愛心獎、感謝狀、榮譽狀等，顯示他的善行無遠弗屆。

貫英圖書館初期人潮如湧，一九八一年後，因設備簡陋，借書閱讀的人逐漸稀落，有時，只有他自己獨在館內閱讀，眼看讀者稀少，老先生難掩落寞，喟嘆年輕人讀書風氣不佳，乃吟誦蘇老泉的詩自解：「讀的書多勝大邱，不用耕種自然收，白天不怕人來借，夜來不怕人來偷。」

雖然如此，深信中華文化能在亂世中安定人心的王貫英毫無氣餒，他仍不斷的買書、捐書，他經常吃自垃圾檢出來的饅頭，剝去綠徽用開水煮過，就是他的午晚餐。他把每一分錢用來買書。早期唯一的例外是買愛國獎券，他希望中獎後，用

專款成立一個基金會，專門購買中國典籍給外國人看。

後來，愛國獎券停辦，他的夢想幻滅，但仍每天撿拾廢紙，以每斤一元的價格出售，到他八十六歲那年，仍以積蓄成立了基金會，回到山東老家創辦「帝堯大學」，完成了他未了的心願。一九八五年，他曾捐款十萬元給「美國孔子文教基金會」，助其在美興建孔廟。

清貧自守晚年孤寂

王貫英於一九九〇年因年邁體衰，結束了拾荒生活，由台北市社會局補助生活。一九九七年四月，王貫英在圖書館地下室由廿多階的樓梯跌下，受到重傷，只好移居愛養老院，家當仍留在貫英圖書館，只有一個塑膠布衣櫥、一只半身老木櫃、一個椅式便溺器、一台十吋小電視、兩張書桌、四個小鍋盆、四只碗和一雙筷子，所有的私人用品和書架的藏書全是他撿來的。

王貫英住進愛院後，曾多次發病住院，李登輝總統曾親往探視，但王貫英自信的代表還能再活個七、八年，沒有問題，一俟健康好轉，他仍要回到貫英圖書館

，但人的老病死亡是自然規律，一代善人，終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與世長辭，留給後人無限的讚嘆！

王貫英一介貧民，身後哀榮不亞達官巨宦，總統李登輝、副總統連戰及許多部長級的人物，都前往致祭。治喪會由連戰任主任委員，連戰曾親臨愛愛院探視、致祭，並指示對他生前創立的圖書館應加保留、發揚。讓年輕人學習效法，成為社會典範。連戰的指示，由台北市長馬英九承諾貫徹執行，交給市立圖書館負責維護開放。

拾荒精神感人肺腑

王貫英拾荒興學的精神，社會一致讚佩，李登輝總統任台北市長時，曾授給他台北市第一位「榮譽市民」的榮銜，譽之為「現代武訓」，殯葬時，由國民黨台北市黨部派員為他覆蓋國旗和黨旗。台北市立圖書館還為他編撰了「王貫英義風義行一甲子紀念文集」。

清代義丐武訓，山東堂邑人，以家貧，幼喪父，行乞事母，稱孝丐，母喪乃行乞績麻維生，不娶妻、不妄費，而樂濟貧乏，自恨未讀書識字，遂以所蓄建義學數

間，供百姓求學，社會感其恩澤，以武善人相稱。「武訓興學」的故事亦得以流傳至今。

王貫英數十年來以拾荒度日，一心以捐書社會，宏揚中華文化之大願從未鬆懈，畢生精力盡瘁於斯，其仁風義舉與「武

訓興學」先後相輝映，而今「貫英圖書館」已遷至市立圖書館古亭分館，設有「王貫英先生紀念室」，以供保存「貫英圖書館」現有藏書及相關文件。王貫英的義行，早已深入人心，對國家社會人群的影響既深且遠。（王善初撰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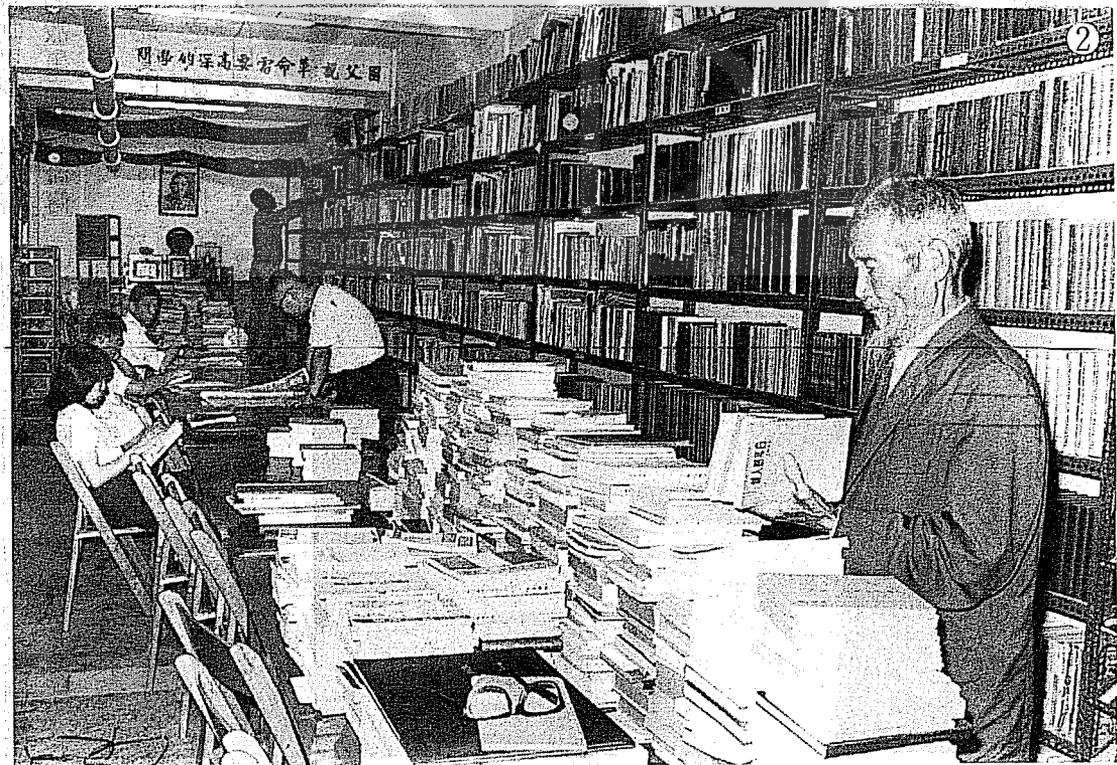
拾荒興業的王貫英

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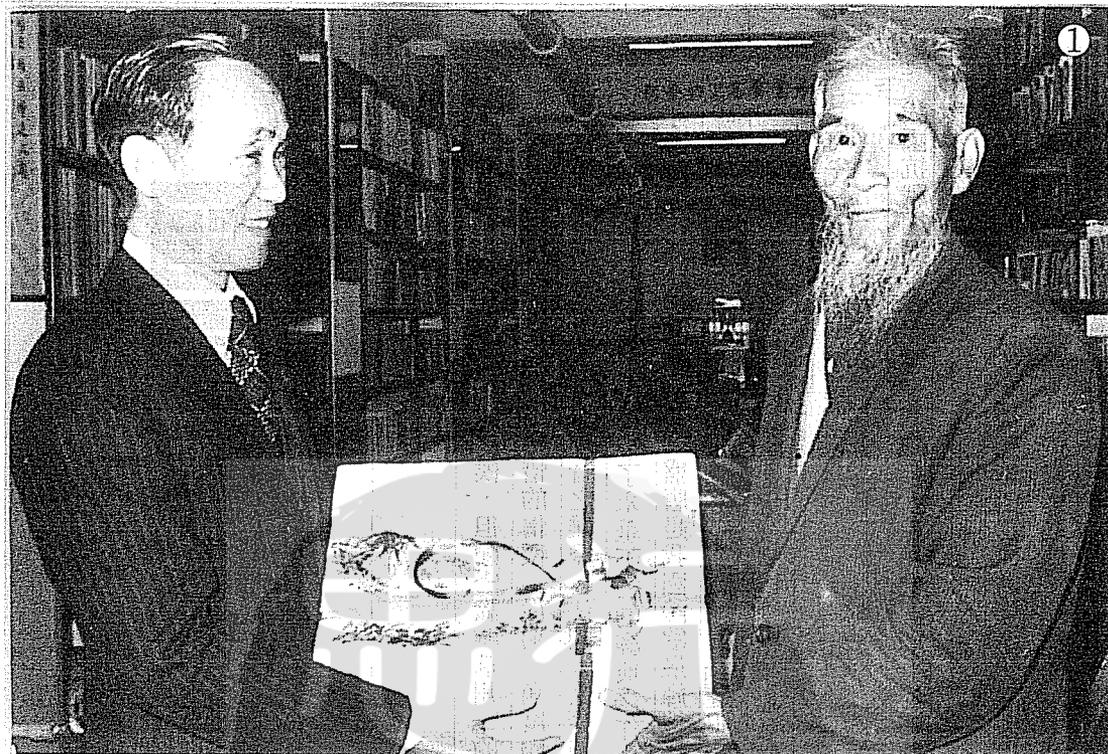


①王貫英（左）一九七五年捐贈圖書給國父紀念館，由該館管理處長施俊文（右）代表接受。

②王貫英（右）在「貫英圖書館」裡留影。



②



①王貫英（右）一九七八年與時任文工會主任楚崧秋（左）合影。

②「現代武訓」王貫英拾荒行善。

③中國早期的銀行家錢永銘。

